

神 Shenqi gucheng 奇 古城

【下册】

主编 王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神奇古城

(下)

主编 王 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奇古城/王晨主编.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80756 - 295 - 5

I. ①神…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3697 号

神奇古城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5 5677187
传 真 0994 - 5677519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295 - 5
定 价 56.00 元 (全二册)

阿克萨拉

杨建光

这天早晨，我们居住的营地倒坡，经过整整一天一夜淅淅沥沥的山雨之后，天气变得格外晴朗，碧绿的草场和层层叠叠的原始森林沐浴在一片阳光之中。早饭之后，团结村的村委会主任让人牵来6匹好马，我们一行5人整理好行装，便骑马告别送行的牧民上路了。

倒坡，是一个充满美丽和神奇的地方。它的南端，在宽阔的开垦河床中突兀起一座高峻的山峰，如一柄利斧将开垦河劈为东西两条支流。西边的叫阿可萨拉沟，东边的叫湖光子沟。我们策马向着阿克萨拉沟前进。向导举起马鞭指着远处那座最高的仍是白雪皑皑的山峰说：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高山湖泊阿克萨拉。

一条牧道与开垦河若即若离结伴南行。我们骑着马忽而涉过河水，忽而奔上高岸，忽而在密林中穿行，忽而在碧草上急驰。大山一会峭岩陡壁奇峻无比，一会山低坡缓地阔如毯。终于，我们涉过河水在一处峭壁前停了下来，只见峭壁之中一条长长的峡谷将山峰劈为两半，中间只留一线天空，一条湍急的溪水从峡谷的远处直泻而下。同去的向导对我们说：当年山林守护神卡巴尔曼在此同两个邪恶的水怪阿克塔加力与考克塔加力战得天昏地暗，阿克塔加力他们敌之不过，于是请来山魔阿里巴西得前来相助，卡巴尔曼跃马扬

鞭，将这山魔断为两截，身首分离，从此被镇于此山中，这条山谷由此称为马鞭谷。细细望去，它还真象一条马鞭呢。向导指着山谷中的一处峭壁说：看，每到有太阳的中午，准会在那看到一个白胡子老汉骑着一匹白马，手里还拿着鞭子呢。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点不错，真是维妙维肖。向导又说：这个白胡子老汉正是卡巴尔曼，不过，以前的时候他的胡子是黑的，现在时间一长，山里的风把胡子给吹白了。这溪水是专门给他的白马饮用的，马喝了它，就会力大无比。他和白马只有中午天气好的时候才会在这里歇息，其它时间都在巡山，从不懈怠。所以，开垦河才一直造福着山下的百姓。

路越来越窄，有时它临近万丈悬崖，马稍有失蹄，便会掉进深渊。有时它又紧贴峭壁，人需下马侧身才可勉强通过，否则便会掉进河中。

大概是由于海拔太高的缘故，我们经过约4个小时的行程之后，茂盛的原始森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草地，这些草一般都比较小，叶也较细，偶尔有花儿开着，很好看。河水从两山的绝壁下流过，路已经没有了，只有凭着大概的方向前行。山越来越陡，骑在马上只能沿“之”字往上走，走上几步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好不容易翻上一道山梁，眼前却又冒出一道山梁来。海拔越来越高，天阴沉沉地拉起了大雾，下起了细雨，约20米开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马已累得大气直喘，浑身已被汗水和雨水湿透，我们只好牵着马艰难地爬上山梁。据向导讲，这里距离阿克萨拉已经不远了，这儿遇到拉雾和下雨是常事。牧民们说在这儿曾有不少人见过卡巴尔曼骑着他的那匹大白马出现在雨雾之中，给容易迷路的人引路。

又翻上一座山梁，一道陡坡直通深不可测的谷底，我们在那陡

峭的乱石中回旋，摸索着向谷底走去，这就是被人们称作迷魂谷的地方。马似乎也胆怯起来，有时使劲拉着也很难向前迈步，渐渐地，我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又是一阵大雾，前面的人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我们的队伍走散了，相互失去了联系，前去的路只有凭我的判断了。突地，不远处似乎有一个人骑着一匹巨大的白马，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在向我召唤。凭直觉，这不是我们的队伍，莫非还真遇到了什么卡巴尔曼和他的白马？小心翼翼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块突起的巨石。

继续往前，道路更加艰难，坡也越来越陡，坡上的砾石经风化后显得十分疏松，许多地方脚很难站立。越过一条小溪后，我的脚终于踩到了一块石头上，但不等我立稳脚跟，石头却一下子向山下滚去，我赶忙紧紧拽住马的僵绳，使倒下的身体才不至于滚下不知深浅的谷底，耳边传来的是石头滚下去发出的劈里叭拉的声响，很久才静了下来。

从山谷翻上去，走散的队伍在一片不大的平地上又聚集了。向导说，只能在这里驻营扎寨，前面，山太陡马驮着东西再也无法行进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我们在山里整整走了近7个小时。

到达阿克萨拉山脚下卸下行装的时候，不等喘口气立稳脚，天又下起雨来，继而黄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打得人睁不开眼抬不起头，我们只好裹紧衣服藏在马肚子底下。好不容易冰雹过去，雨却仍然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我们决定冒雨赶到阿克萨拉。

从这里去阿克萨拉虽然只有大约不到两公里，但路却异常的难走。因为山太高、太陡不能骑马，我们只好爬着一步一滑地慢慢攀登。我身上的棉大衣越来越重，没爬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这短短的一段山路，我们居然用了近两个小时。

阿克萨拉，在哈萨克语中是白水的意思，传说为虐的白色水怪阿克塔加力就被卡巴尔曼锁在这里。我们到达阿克萨拉时正细雨蒙蒙，或许是湖水太深的缘故，我们看到的湖水并不是白色，而是一片碧绿。在雨雾之中，这碧绿的湖如同一片树叶在高山之巅飘浮。

湖的面积并不很大，大约只有1万多平方米，但却很高，海拔达3000多米。在湖面的最南端，一条不大的瀑流如同白色的丝带“飘”进湖的怀抱，远处与这丝带相连的是那亭亭玉立的雪峰。湖似乎容纳不了雪峰这太多的情爱，在最北端，一条小溪向着山下静静地流淌。最东端山势高峻，如刀削斧劈一般，西端坡缓开阔，嫩绿的草儿从乱石缝中探出头来，偶尔有不知名的小花开着。弯下腰来，捧起湖水入口，清凉甘甜，爽心透脾。这里的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丝毫人为的痕迹。

湖水没有一丝涟漪，在这大山的怀抱里如那美丽娇柔的睡美人。它深处大山与世隔绝，在这山雨之中带给人一种高洁不俗、静谧幽娴的美。

然而，向导告诉我们，传说中的阿克萨拉却不是这样，曾有一位名叫结克山巴依的老人，向我们把阿克萨拉更是描述得神乎其神。——他的爷爷的爷爷年轻时曾是一个勇敢的猎人，什么样的高山峻岭都能征服，这一带无论多么艰险的地方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一天，他追猎一只雪豹一人登上了阿克萨拉边上的这座雪峰。当他向下看时，突然发现湖水在不停地向上翻腾，水下似有一种什么力量搅起很高的水柱，不久，随着一声巨响，从水中冲出一个什么怪物，然后落入水中，随着巨大波浪的消失，湖面上又变得一片宁静。这位哈萨克猎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疑惑，难道又是阿克塔加力作怪？他不再继续追赶雪豹，连忙下山，向人们叙述了这令人惊恐的一幕。后来，还有其他牧民也看到过同样的情景。有一次，

当牧民们结成伙，带着毛绳和猎枪在湖边守了七天七夜，要弄清个究竟，却连一点浪花也没见着。再后来，一个哈萨克青年打猎时爬上湖边的雪峰，不幸被雷击而死，于是阿克萨拉传得就更神了。老人们告诫自己的巴郎说，那是胡大沐浴的地方，走近它是要遭惩罚的。从那以后，人们便很少到这里来。

传说是神奇的，在阿克萨拉到底有无湖怪，尚有待考证，反正现在的人们谁也没见着。

血色独松洼

陆永递

雄奇的独松洼，流传着许多古老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在新中国解放前后，这里还发生过几个故事。

小哈熊的故事

解放前夕，独松洼山下的上堡子村里，驻扎着国民党骑五军一个连队，独松洼大沟里长满参天大树，距部队驻地只有两三公里。士兵们经常去砍伐树木，烧火做饭取暖，一天士兵们捉到一只小熊，用铁链拴在运送木头的马车上要送往奇台的师部，十多辆马车来到下堡子的塘坊门街上停住，引来了附近的许多村民围观，这小熊十分凶残，只要有人近前，它就呲牙咧嘴、猛吼一声、向前扑来。

人群里有一个绰号叫“杨大头”的小伙子，生的头大腰粗、聪明顽皮。他不顾别人的劝阻，乘小熊不注意，伸手去摸熊背。不料小熊一回头咬掉了一只手指头。据说小熊是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上，士兵们硬是锯倒大树，才将小熊捕获，一名士兵的腿上被咬掉了一大块肉。

捕获小熊后的第二天，士兵们又去砍树木，结果被压死了一人，此后伐木总有人被压死，一连死了十多人。骑五军的人去伐木在大树将倒时，无论人往那个方向躲，树就向那边倒，后来每到夜晚独松洼大沟里的密林里，翻卷着一股阴风，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叫声，好似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从此以后骑五军的官兵再也不敢到独松洼上砍树木了。

义马救主的故事

民国33年（1944年）土匪在南山造反，四处烧杀抢掠。独松洼三道沟口往下，有一处地方名叫高庄子梁，有一个姓刘的地主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也是土匪反乱的那年，4名长工正在割麦打场。突然飞马来了十多名手提“大头棒”的土匪，将这4人就地打死在麦场上，后来乡民们将这4人抬到宽沟河口上的龙王庙里，事态平息后，才将这几名外来打工者埋葬在独松洼山下，他们成了屈死的孤魂野鬼，冤魂在山下永远游荡。

独松洼西侧四道沟里，有一处石洞，乡民叫“石棚”。如遇上大雨来临，放牛娃和放羊娃纷纷挤到洞中避雨，还可生火取暖，烧水。土匪来时还可以藏身避难。

四道沟往下住着一户陆姓人家，拥有上千亩旱地和水浇地，家境富裕、财产富足，土匪作乱那年，陆家人贪恋钱财，不愿到奇台逃难，一年后二爷回来，见大部焚毁，牛羊不见踪影，大爷不知去向，他四处打听，到处寻找，一天他来到四道沟石棚，走进石棚一眼看见一具白骨，再看玉石嘴的长杆烟具，顿时明白了一切，大爷在石棚里被土匪杀害了，过后他用红布拾骨葬在老祖坟里。

在独松洼西坡放牛的一名姓邢的小伙子正骑着马赶牛回家，不

料被西面断山梁顶上的土匪的冷枪射中马腹，马肠子拖出一尺多，这马四只蹄长着白毛，乡民都叫“花爪子骗马，通人性，善于长跑。受伤的“花爪子”马驮着主人跑了十多公里，从独松洼一直跑到塘坊门街上，躲过了土匪的追杀，救了主人一命，到了塘坊门，它的肠子拖出一米多，“花爪子”马浑身是汗，卧地不起奄奄一息。直到第二天，它才闭上了眼睛，感动的人们无不泣然泪下。义马救主的故事至今还在这里流传。

杨希武的故事

杨希武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三营某连的排长，1950年3月奇台县委成立后，在县委书记王克森的领导下，开展奇台地区的行政工作，4月被任命为三区（南乡）区工委书记，带领工作队员来到三区筹粮，摸底、采点、建政，被青红邦叛匪捕杀在独松洼山下的宽沟河口湖窝子边的一棵白杨树下，牺牲时年仅22岁。

杨希武宁死不屈、不甘凌辱，面对凶残的敌人他没有半点屈服，疯狂至极的敌人割去了他的一只耳朵，割断了喉管，在身上捅了二十七刀，英雄悲壮地牺牲在独松洼山下，风雨为之同泣，山河为之垂泪。

独松洼的秀美使人神往，但它的悲情同样使人敬仰，它有四道沟，每道沟里都有故事，这些故事为它披上了新的色彩，那就是绚丽和悲壮。

怪坡之谜

马振国

奇台有座怪坡，早已成功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怪坡之怪就是明明看是上坡，走上去感觉却是下坡，翻过来下坡，感觉却是上坡，真是“下坡车不走，司机要加油，篮球向上滚，下雨水倒流。”不能不叫人称奇。

其实这怪坡是王母娘娘点化的，事情还得从周穆王与西王母会面那次说起。

却说西周穆王时期，这穆王喜好游历，他乘着八匹龙驹驾的龙辇，游遍了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唯独没到过西域，听说西域瑶池有一个王母娘娘，天生丽质，而且多情，周穆王便生爱慕之心，常想何时能与王母相会，带着看看瑶池风光，也不枉做了一朝周天子。

事有凑巧，这西王母居于西域高山之巅，瑶池之畔，每年过蟠桃盛会，各路神仙都来庆贺，谈论起来，都说中华河山如何锦绣，人物如何俊美，西王母心生向往，便给周穆王写了一封书信，派白鹤童子送去，请周穆王来此一游。

周穆王接到邀请函，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便让太子监国，自己带上中华产的金银珠宝，丝绸苏绢，乘上龙辇，来到西域，径上瑶池与西王母会唔。两人一见如故，西王母设盛筵款待周穆王，周穆

王作歌回应王母，歌曰：

“天为庐兮地为席，驾八骏兮赴瑶池，
赴瑶池兮与卿会，与卿会兮吾心喜。”

王母令七仙女献歌舞，穆王击杯为乐，席间笙歌漫舞，推杯执盏，直至天晚，尽欢而散。

此后两人情投意合互相宴请，王母携穆王游历瑶池，泛舟池上，登临三峰，阅尽西域景色，直至七日后，穆王心惦国事，便请辞回国。

穆王要走，王母将西城产的美玉，葡萄酒等珍品送与穆王，并亲自送穆王回归，同辇而行，行至奇台刀条岭时，一道陡坡，挡住去路，任八骏奋力拉车，难以逾越，王母见状，用手指一指，龙辇如下坡一般，稳稳上升至坡顶，而王母也送到此为止，两人依依惜别，不忍分离，缱绻良久，方洒泪而别。王母自回瑶池，穆王乘辇东归。

自此后，这刀条岭上这一段坡就出了怪事，车行到此，明明看似上坡，却如下坡的感觉，王母娘娘无意中给奇台人留下了一处宝贵的旅游胜地。

天山响坡

贾春婷

奇台的南山景区有一座响坡，人走在上面底下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很早的时候，在这一带茂密幽深的山林中，住着几十户人家，他们与山为伴，与世隔绝，过着自由牧耕的生活。山里有很多的野鸡、野鸭、野兔、松鼠、山雀，还有马鹿、野猪、棕熊和野山羊。夏天的时候，满山的花儿开得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清清的泉水哗啦啦地流着，山雀唱着美妙的歌，雄鹰在头顶上盘旋，野兔在草丛里追逐，马鹿在山坡上悠闲地吃草，山风吹来，山林里便荡起一股股清香。春天，他们在山坡上种下麦子，夏天，他们放牧着牛羊，秋天把粮食收回来，采集回来大堆的野果，挖回来很多的药材，有了病痛，就用山里采来的药材熬成水喝，很快病就好了，冬天就去深山里打猎，把猎物带回家，将动物的皮毛遮盖在用木头搭建的屋子墙壁四周，铺在床榻上，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他们一边烤火，一边煮着野山羊肉、马鹿肉，喝着马奶子，过着无忧无愁舒畅的生活，他们非常喜爱这片仙境般迷人的地方，谁也不愿离开。

可是，有一年，他们惊恐地发现，有一种长相奇特的人来到了这里，那些人长着黑黑的眉毛和卷卷的大胡子，身上时常围着野狼、

虎豹的皮毛，腰里缠着腰带，腰带里别着弯弯的刀，头上戴着尖尖的帽子，帽子上插着野鸟的羽毛，他们的眼眶深深的，眼睛里冒着凶狠邪恶的光，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时常骑着彪悍的马在山林里窜来窜去，用箭射杀野鸡、野鸭、野兔，用长长的大刀砍杀马鹿、野猪们，吓得山里的动物只要一听到这些人的马蹄声，就躲进了山林里不敢出来。一开始，只有几个，后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人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抢他们的牛羊，砍伐树木，践踏他们的房屋，再后来，就把村民们赶出家门，用刀逼着他们给他们挖土、搬石头，砍木头，给他们修建房屋，赶走村民们的牛羊。村民们白天给他们干活，夜里躲进木屋里唉声叹气，不知道这些长相奇特的人是什么鬼怪变来的。他们担心终究有一天，这些凶恶的人会把他们掠夺得一无所有，还会把他们变为又苦又累的奴才，便在夜里聚集在一起商量着把粮食和野物赶快藏起来。于是，他们选好了远离他们居住的几里外的一个高坡，每天夜里轮流出去，悄悄挖起了地洞，一天又一天，他们终于在冬天快来的时候，在高坡下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大的洞，还在地洞里用粗壮的木头撑起来，把猎物皮毛都贴在了洞壁上，他们很聪明，把洞口挖在了紧靠坡底下几棵大松树脚下的一个泉眼旁，只留下一个很小的洞口，从外面看，高坡依然是个长满了野草的坡，洞口只是个泉眼。

他们渐渐又发现，这些奇特凶恶的人不光是为了抢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在别处活动，原来，他们是一支有很多人的军队，有着很多膘肥体壮的马和锋利的刀剑和长矛，他们要把这一片美丽的地方变成他们的地方，他们时常强迫村民们给他们引路，给他们干活，给他们贡奉猎物和粮食，村民们心里又苦又愁，说山雀不敢叫了，雄鹰不在天空里飞了，马鹿、棕熊也不出来跑了，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有一年夏天，一位村民的孩子病了，村民都说山东面的一个山洼上有一种草，它的根可以治孩子的病，这位村民就顺着这座山林，去到山东面采这种药，走啊走，在离家几公里的地方，突然，他看见了一座高高的城堡，城堡上播着红色、蓝色、黄色的旗子，城墙上头还站着一排排手拿武器的士兵。他吓坏了，心想，这是不是到了那些坏人的地盘上了，要是被抓住，可就没命了。便赶快转身往回跑，刚跑过一个山梁，却迎面碰上了几个手持大刀、身披盔甲、骑着马的士兵，天哪，这位村民不禁大悲起来，不料，那几个士兵看见他，立即翻身下马，向他躬身作辑，问他可看见有吐蕃军队来过这里？他们是朝廷派来专门镇压这些造反民族的汉朝军队。这位村民喜出望外，领着几个士兵赶快向他们居住的山林里走去，整个村民们知道杀坏人的汉朝军队来了，简直高兴极了。

于是，村民们和汉朝军队开始一同对付起这些凶恶的敌人。汉军和这些坏人经常打仗，方圆百里时常尘土飞扬，刀光剑影，喊声震地，有时，尘土飞扬，吐蕃军队横冲直撞，有时，山动地摇，汉军马队飞驰而过，村子里再也不安宁了，不过，有了汉朝军队，村民心里总算有了依靠和盼头。他们就把更多的粮食和猎物、野果、药材藏到了山洞里，汉军发现这个山洞很隐蔽，就召集士兵们把洞挖得更大了一些，把很多的兵器藏在了这个山洞里，时常装做村民的样子，驻守在村子里，观察敌情并寻机和他们展开战斗，杀掉了不少吐蕃人。可是，这些吐蕃人也很狡猾，又很善于在山林里窜来窜去，神出鬼没，四处流窜，难以捉摸，慢慢地，他们通过暗中跟踪，发现了这座藏有兵器的大洞，便伺机抢夺这些兵器。

有一天夜里，大雨滂沱，大风刮得人心里慌慌的，整座山林里只能听见唰唰的雨声和呼呼的风声，一股人马悄悄潜进了熟睡中的村子，慢慢向高坡方向移动，他们像一群鬼魂在黑夜里摸索前行，

就在他们快接近高坡时，忽然，一只马鹿从山林里冲出来，冲向高坡，站在高坡上厉声嘶叫起来，叫声一直传到了村子里，人们突然被惊醒，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却听到越来越多的马鹿在黑夜里嘶叫起来，村民们和驻扎在村里的汉军们想一定是出大事了，赶快抄起武器向马鹿嘶叫的地方奔去，于是，一场恶战在雨夜的山林里展开了，一时间，黑暗的山林里野兽动物嚎叫冲撞，树木咔嚓嚓地被大风刮倒，石头从山顶上滚了下来，刀剑长矛木棍在黑暗中撞击，乒乒乓乓闪着一道道亮光，厮杀、喊叫、惨叫声不断，一片混乱，一直到天快明时，山林里才渐渐变得平静下来。

村子里守家的人们等了一个晚上不见人回来，知道真的出大事了，就急忙顺着山路去寻，走到半山腰时，他们看到一股血流顺着山道往下流，心里不仅悲伤起来。他们赶快来到了高坡处，这些村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夜里出去的村民和汉军们都已经战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血地上，还有很多的马鹿、棕熊、野生动物也被砍得血淋淋地倒在湿湿的地面上，那些偷袭的吐蕃人早被砍得不是断了胳膊就是没了头，有的被压在刮倒的树木下面，他们忍着悲伤把死去的村民和汉军的尸体还有马鹿、棕熊、野生动物都埋在了高坡顶上，让他们的灵魂依然守着这洞里的器物，而把那些坏人的尸体扔在了一个山崖下，让野狼把他们吃了。

后来，汉军和这些吐蕃人又进行了好多次战斗，原来，在那个城堡里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他带着军队去更远的地方去和这些凶恶的骑马民族打仗，后来，他亲自来到过这个高坡，在里面藏了更多的兵器，带着勇猛的军队把这些凶恶的部落赶出了这座山林。从那以后，那个大洞里的兵器就再也没有被盗过，而那股血水却一直流着，一直流到了今天，虽然，看起来是清亮的，但是喝起来又苦又咸，后人就把这股泉水叫做“碱泉子”，它的源头就在大坡的